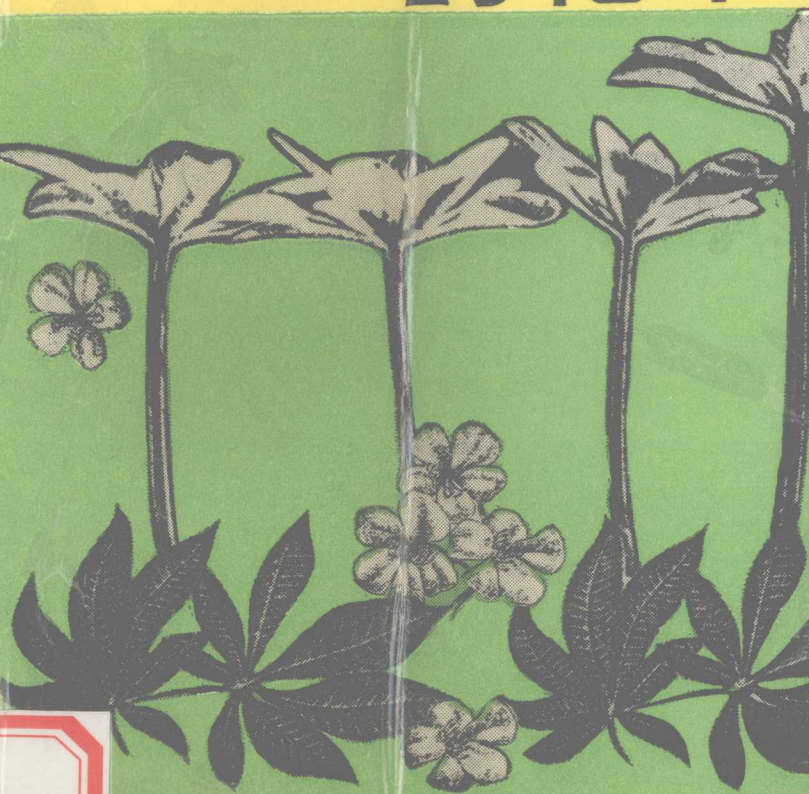


HUA SHU AI DE HUA SHU AI D

# 爱

(散文集)

# 的花束



文心出版社

# 爱的花束

陈 丽 阎豫昌

文 心 出 版 社

爱 的 花 束 陈丽 阎豫昌

---

文心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32开 7.25印张 122千字

1989年10月第一版 1990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 4,410 册

---

ISBN7-80537-256-X

G·250 定价 1.90元

# 目 录

## 第一辑 .....陈 丽 ( 1 )

天涯何处无故人..... ( 1 )

百 灵..... ( 5 )

哦，琥珀珠..... ( 11 )

壮 行..... ( 15 )

冰 雷..... ( 20 )

那红沙岩旁..... ( 25 )

塞上柳..... ( 29 )

天地悠悠..... ( 34 )

浪 花..... ( 39 )

雪 鸥..... ( 48 )

七月雪..... ( 51 )

冰河上..... ( 55 )

黄河入海流..... ( 59 )

|              |         |
|--------------|---------|
| 杜鹃红.....     | ( 64 )  |
| 春 意.....     | ( 68 )  |
| 深谷幽兰.....    | ( 71 )  |
| 花的梦.....     | ( 74 )  |
| 绿野上的金字塔..... | ( 78 )  |
| 骏马飞奔.....    | ( 82 )  |
| 愚公云雾.....    | ( 88 )  |
| 乐 园.....     | ( 93 )  |
| “对我来” .....  | ( 99 )  |
| 红果树.....     | ( 102 ) |
| 金牛洞.....     | ( 108 ) |
| 山牡丹.....     | ( 114 ) |
| 淡淡的清香.....   | ( 119 ) |

## 第二辑 .....阎豫昌( 123 )

|              |         |
|--------------|---------|
| 走进深山.....    | ( 123 ) |
| 天井·鼠刺.....   | ( 126 ) |
| 夺 刀.....     | ( 130 ) |
| 深山杜鹃红.....   | ( 134 ) |
| 山 珍.....     | ( 139 ) |
| 雪落黄河.....    | ( 142 ) |
| 青青堤边柳.....   | ( 146 ) |
| 三峡石.....     | ( 149 ) |
| 南国山川启慧思..... | ( 152 ) |

|          |       |
|----------|-------|
| 海 峡      | (155) |
| 片石千秋     | (158) |
| 桃源喝擂茶    | (161) |
| 鹭岛拾穗(二章) | (164) |
| 梨花春      | (169) |
| 一片笙簧     | (173) |
| 嶂岬游踪     | (177) |
| 何处觅天中    | (181) |
| 师生情深     | (185) |
| 球 台      | (188) |
| 走亲戚      | (191) |
| 灭鼠记      | (195) |
| 旅 伴      | (198) |
| 合 影      | (202) |
| 修锁匠      | (205) |
| 溪流的歌     | (210) |
| 小白杨树     | (212) |
| 毕业歌      | (215) |
| 鲁迅墓前     | (218) |
| 冬夜漫笔     | (222) |
| 后 记      | (226) |

# 第一辑

## 天涯何处无故人

蛙鼓蝉噪，中原正是六月天。出潼关，过峡口，来到草原，大雪纷飞，天地一片银白。才几天功夫，已经由夏到春，由春到冬了。

一个喝长江水长大的女子，何以要只身到数千里之遥的黄河源头去？亲人和朋友劝阻过，连我自己也不明白，好象不去就无法了却此生的夙愿。

漠漠荒野，海拔四千三百多米。每分钟心跳达一百次，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真有点后悔了。一对在草原工作二三十年的夫妇，请我到他们家中，为我炒了青椒牛肉丝，熬了糯米红豆粥。颗颗红豆，晶莹圆润，胀开了花。放了六七年，连一个虫眼也没有，都因为高原缺氧嘛。女主人笑着告诉我。

两间平房，一扇羊毛毡门扉，挡住了呼号的北风。一炉燃着牛粪饼的红火，使小屋充溢着南国的温暖。亲切的目光，绵软的吴语，我一下子好象回到了故乡。哦，他们也是来自长江岸边！从终年积雪的巴颜喀拉山下到烟波浩淼的扎陵湖畔，都曾留

下他们的足迹。女主人洁华告诉我，那年骑马去为牧民治病，半夜回来，大风雪中迷了路，只好松开缰绳，任马儿驮着自己几乎冻僵的身子，寻找归路。男主人老黄也说起一段雪夜露宿的往事，不以为苦，反爽朗地大笑。数十年的人世沧桑，荒野风雪改变了南国人温柔、内向的性格，他们变得粗犷、泼辣，似顶着风雪开放的无名小花。只有屋前一方暖棚里的鸡毛菜，还紫系着他们对故乡的思念。在这连灌木都不生长的高原，他们却在荒野的一角，满怀希望地撒下了从家乡带来的菜籽。淡淡的阳光透过玻璃抚摩着刚出土的菜苗，茁壮，油绿，生机盎然。江南的春意，竟然奇迹般地出现在这六月飘雪的地方。虽然在二万四千平方公里的河源草原上只是如土炕那么大的一片，却给我这异乡人以温暖和希望。高原春意，慢慢驱散了我初来时的惶惑、不安，伴送我踏上了更为遥远的河源之路。

一辆北京吉普，载着我们一行五人：小殷、老梁、两位水电设计院的工程师和我。车时而陷进泥里，时而涉过黄河的支流，沿着绿莹莹的鄂陵湖来到格萨尔王到过的错哇尕泽山下，已是下午两时许了。几顶帐篷，黑、白相间，点缀在绿毯铺成的山坡上。一位光着膀子套一件羊皮背心的老人，从帐篷里迎出来，笑吟吟地邀我们进帐坐到右侧的剪绒卡垫上。他亲自掌勺，舀起大半勺泛着琥珀光泽的酥油，溶

进滚沸着的奶茶里。一股令人馋涎欲滴的奶香，在帐篷里弥漫开来。一会儿，几个藏族姑娘双手将一杯杯冒着热气的奶茶端到我们面前。奶茶刚喝完，又端上加了酥油、白糖的粳米饭，颗颗洁白如玉，凝着黄油珠。还有酸奶和拌有曲拉的糌粑。我伸出沾满灰土的手指，不知如何下手才好。藏族姑娘掩口吃吃一笑，摇头，摆手：“筷子！没有！”见我终于下手抓饭，她们才亲切而放心地笑了。我想和其中一位姑娘合影，她羞怯地不肯坐到卡垫上，这是藏民为尊贵的客人设的坐垫啊！于是，我只好和她一起蹲到炉火旁，一只手扶着她的长长的发辫。待到她终于抬起明亮的眼睛嫣然一笑，老梁疾速按下了快门。

临别时，方知这位体格魁伟的老人是河源地区的“门巴土德”，他的医术，正如他的好客，远近闻名。

“劳不佳！劳不佳！”在一路平安的祝愿声中，我们告别了热心的主人，向河源驶去……

连绵的山峦，海浪般地涌向天边，无路可循，只好弃车翻山。直到暮色苍茫，一个个气喘吁吁，恨不得躺到草地上永远也不起来。

“鸥鸟——”我喊了一声，疯了似地朝山上跑（其实一步挪不了半尺）。

在两座绿山之间，一片灰白色的湖水在落日的

余晖下闪闪发光。一股细细的水流，青龙般从湖口流出来，浮游在浅草滩上。“黄河！黄河！”这一次是真的飞奔起来了。

河源水，融汇了高山雪水和草原露珠，是这样的清冽甘甜。遥望天际的巴颜喀拉山雪峰，心儿一下子腾飞起来。何时能骑上马儿越过草甸、海子，飞到你身边，亲眼见到缕缕雪水从你身上流下，汇成涓涓细流，一直奔向黄河？只要有异乡人的浓情伴随着，这一天不会很遥远，不会很遥远。

晶莹的河源水，正如异乡人的情意一样，将引着我继续去追寻去探索，谁能说西出潼关无故人呢？

1986年9月13日

## 百 灵

### ——玛多草原纪行

七月的玛多草原，是这般热闹又是这般静谧。

那紫霞似的蜜罐花，白云似的馒头花，比湖水还蓝的水晶晶花，金光灿灿的野菊花……，饱吸了高原上的阳光，开得热烈而奔放。红，就红得似血；黄，就黄得似金；白，就白得似雪。难怪有人把这儿的花籽带回内地去种，花朵变小了，颜色变淡了。那儿没有这样湛蓝的天空，没有这样灼热的阳光，没有这样辽阔的大草原。可在这热闹的花儿的世界里，怎么看不见蜂飞蝶舞，听不到蛙鸣蝉叫？宁静得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荒漠得令人感到冷寂。

忽然，一阵呜哩呜哩婉转的鸟鸣，打破了宁静。一对儿浅褐色、长尾巴的小鸟，从低矮的草丛里飞起来，落到面前，不时回过头用圆溜溜的眼睛好奇地瞪着我们。我们每向前走一步，它们就朝旁边蹦跳几下。

“百灵！”我们当中一个鸟迷狂喜地喊了一声。

鸟儿一惊，扑棱着翅膀，贴近草皮，象蜻蜓点水似地忽儿高忽儿低地飞走了。

“百灵不是飞得很高吗？怎么贴着草皮飞？”我有点儿不信，回头问向导。她是一位医生，叫华洁。正好她要去星宿海附近为藏民治病，知道我们这几个从中原来的人要去探寻黄河的源头，就自愿和我们结伴而行。听了我的问话，她浅浅一笑：“别忘了，我们是在半空中——海拔四千三百公尺以上的高原上，缺氧百分之四十一……，百灵鸟的起飞点并不低呀！”

海拔四千三！难怪一棵树一丛灌木都不生长。就连草也分外低矮，紧紧贴着地皮，花儿还没等抽出蕊子来就提前开放了，一朵朵好象从土里直接冒出来似的。在这平均每三平方公里才会遇到一个人的草原上，见到这么娇小这么逗人喜爱的小鸟儿，听到它们的悦耳歌声，怎不叫人格外欣喜？一下子我们都忘掉了高原反应，连喘带跑地追逐，有的还打开照相机，把镜头对准百灵。一眨眼功夫，百灵鸟不见了，仿佛钻到地底下去了。

“啊哈——”华洁伸手一指，“瞧，那一只只肥胖的旱獭正躲在洞里乘凉，百灵鸟儿，准钻进去了。”

“怎么，飞鸟和走兽同住一穴？不能吧！”鸟迷提出了异议，还添上一句，“要不，它们就不是

真正的百灵，象山青水秀的江南那样的……”

华洁听了，秀眉微蹙，一声不吭。过了好一会儿，她轻轻地唱起了“青海的草原，一眼看不完……”这个旋律，把灼热的高原的空气都震颤了。她转过脸望着我们，有点儿激动，说她的尕娃曾捉到过一只百灵，天天用录音机给它放这支歌儿。慢慢地，百灵学会了，能一个音符也不错地唱出来。一天，尕娃提着笼子来这儿溜鸟，百灵硬是用自己的小脑袋撞破竹篾冲了出去。后来，因为头上流血过多摔下来，死在这一片草原上。尕娃眼泪汪汪地埋葬了它，摔坏了鸟笼，发誓永远不再捉一只百灵。

这时，几只大胆、好奇的百灵，从我们身旁掠过，留下一串婉啭的歌声。不知怎么听起来仿佛和那死去的同伴唱的是同一个旋律。

“那么，冬天，它们飞到南方去吗？”

“不，就留在这一片雪原上。”

“这儿很冷吧？”

“零下48℃，最冷时零下51℃。”

“哦——”大家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真不可思议！连人都难生存下来，这么小的鸟儿，不会冻死？”

华洁侧过脸，爱怜地望着一对对互相追逐的鸟儿，并没有回答，只微微地把头摇了摇。她那窄长

而挺直的鼻梁和弧线极其柔美的嘴唇，象剪影般地凸现在湛蓝的天幕下。尽管高原强烈的紫外线和干冷的风把她的皮肤染成了黑红色，可从她秀美的脸型和略带“幽”的口音上，可以推测：她并不是土生土长的高原人。也许，正是来自鸟迷刚才赞美的山青水秀的江南。

“也许你们以为百灵的家乡应该在南方，其实，这儿才是它们的家。才冻不死它们呢。它们迎着风雪飞舞，在雪地里蹦跳，可有意思了。”

她的声音象清泉一样缓缓地往外流，隐藏着一股抑制不住的激情。只有这时，我们才注意到她的声调她的表情，引起了对她身世的好奇。原来，她十三岁就失去父母，离开烟波浩渺的太湖，跟姐姐来到玛多草原。有多少年龄比她大身体比她结实的人，因为严重缺氧晕倒了，过不了号称鬼门关的花石峡山口，只得吸着氧气，拐了回去。也许是多灾的童年，培养了她倔强的个性，帮她闯了过来。她学会了医护，学会了骑马，学会了青海话。谁能想到一个南国少女，竟然在大草原上驰骋了二十个春夏秋冬。

在她的陪同下，向往已久的鄂陵湖终于到了。一股清澈晶莹的湖水从湖边流出来，象一条蓝色的飘带缓缓地落到草原上。我们一个个不禁热泪盈眶；啊，黄河，黄河，你原来这样苗条这样舒缓。谁能

想到，你流过草原、黄土高原之后，汇百川于一身，变得那样粗犷、浑厚、壮阔，一泻千里，无所阻拦，象一头巨龙，奔流到海不复回。你又是怎寓温柔、恬静和粗犷、浑厚于一身的呢？我们默默地望着它的每一朵水花每一条波纹，不禁浮想连翩。

丰美的水草引来了更多的百灵。它们时而掠过水面时而沾湿双翅。歌喉经清泉浸润之后，变得更加圆润更加舒缓。“嘀哩呜哩——”华洁也随着这欢快的旋律唱起来。

从附近帐篷里跑出来一个藏族小姑娘，老远就冲着华洁喊：“百灵叫，亲人到，我猜着是你。”

华洁让小姑娘领我们去帐篷里休息，伸出手来要和我们告别。

“天不早了，你还要赶到星宿海去吗？”

“嗯。”

“要赶两天两夜呢。我去给你牵马。”小姑娘仰脸看看天，把羊皮藏袍脱下来，披到华洁身上，“怕要下雪了。”

一会儿，小姑娘牵来一匹雪花白马，华洁接过缰绳，马儿显然认识她，喷着响鼻，亲昵地在她身上蹭着。

“华洁，没人跟你作伴吗？”我不免有点担心。

小姑娘扑哧一笑，代她回答：“阿妈生我的时

候，阿姨就是一个人骑马到我家，过黄河的时候还连人带马滑倒在冰上……”

“卓玛，那会儿你还没出生呢，怎么知道？”

华洁笑着翻身跃上马背，双腿朝马肚子上一夹，马儿就扬起四只墨菊似的蹄子，朝黄河源头飞奔。一对对百灵鸟儿好奇地追着马蹄声飞了一阵，用圆润的歌声把她送出去好远好远……

望着雪花白马驮着她愈飞愈远，终于象一只小鸟消失在一片海蓝海蓝的水晶晶花里，我的思绪也随着她飘得很远。多么想追随她到黄河源头去，多么想探寻她二十年来在草原上的足迹，去了解她是怎么在这黄河边生活下来，又是怎样和百灵鸟儿一样在茫茫的草原上在洁白的雪野上飞翔和歌唱……

1985年

## 哦，琥珀珠

雪峰。海子。绿野。

冰化雪消，蓝莹莹的水晶晶花，红霞似的馒头花，鹅黄色的人参果花，连趴在苔藓上的无名小花，全都轻盈地舒展开花瓣，在高原强紫外线照耀下，发出炫目的光彩。我们在草原上徜徉，一片绚丽的花海中突然冒出一顶顶小伞，乳白，金黄，浅褐。扒开草根，用手指刨出湿土，一棵棵连着把儿的蘑菇就完完整整地挖了出来。只要发现了一顶小伞，那么在一个弧圈之内就会有许许多多，这就是草原上的蘑菇圈，简直使我们着了迷。乳白，金黄，一个个有杯口那么大；而那浅褐色的只比指甲盖大不了多少的，谁也不屑一顾了。

直到晚上近十点，夜幕才象一层蓝幽幽的薄纱从雪山那边飘过来，慢慢地笼罩了整个草原。我们手里捧着蘑菇，兜里装着蘑菇，从四面八方聚到一起，孩子似地大笑大唱，往回走去。岔路上走过来一个穿藏袍佩长刀的牧民，高颧骨，深眼窝，面孔